

史記

一百二十五之三終

列傳

佞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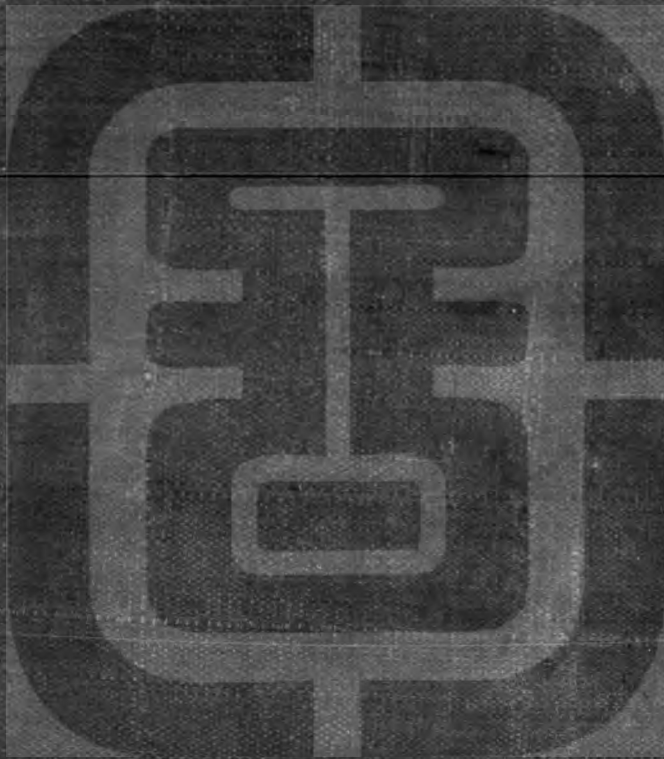
滑稽

日者

龜策

貨殖

太史公自序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

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抗

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

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

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鷄貝帶漢書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

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鷄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鷄鷄

神鳥也飛光神鳥也飛光傳脂粉索隱曰化閔籍之屬也兩人

耿天者也

徙家安陵

正義曰惠帝陵邑

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

通官者則趙同

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文名也

北宮伯子

正義曰顯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百子名北宮之官者也

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

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徐廣曰後屬隗氏

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曰着黃帽也馴案漢書音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擗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

曰黃頭郎。索隱曰濯音掉進教反。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

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絮

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絮

音篤絮衫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索隱曰覺音教。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太史宮

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

安幸序

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

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

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悅之

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

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

正義曰言賜通巨萬以至

於十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

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

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

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

道銅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

得自

鑄錢鄧氏錢

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錢四銖文

布天下其富如

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帝喑吮之

索隱曰喑音任格反

吮音仕

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

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

癱喑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喑吮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

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

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

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

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

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

後序

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

仁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其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

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官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薛子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頽當也今上為膠

東王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

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

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

通時媽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

通時媽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

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媯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媯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嗾媯。媯徐廣曰：嗾讀與衛同。漢書作衛字。媯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媯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王獵犬也。索隱曰：或大監。而平

佞幸

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

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

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

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

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媯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弟季與中人亂。

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

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

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

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
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
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官者同軒新聲都尉挾
彈王孫近魚竊駕著自前論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長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安博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沾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拮諧也。滑稽讀如享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

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索隱曰：髡音苦，意反。贅，婿也。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

餘刺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

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

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

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

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

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

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

淳于髡

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

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

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索，索訓盡，言冠纓盡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

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

曰：案謂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甌，窶也。猶杯也。窶音如婁，古

字少耳。言豐年收撥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音

音樓，籠也。甌，樓謂高地也。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邪，下地

田之中，有新可滿車。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

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

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彭九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常鞞鞠臆。徐廣曰：鞞，收衣衷也。鞞，袂袷也。鞞，臂捍也。音溝。鞠，曲也。臆，音其。紀反。又與臆同。謂小跪也。索隱曰：鞞，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

馮子兒

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

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

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眇不禁。徐廣曰：眇，吐醜反。直視貌。索隱曰：眇，音與眇同。謂直視也。丑醜反。音丑。二反。前有

憤瑀，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

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復易交錯，杯盤狼藉

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襪

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

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以髮為諸侯王客正義曰今宗室置酒髮嘗在
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

左楚梅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

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

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

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

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

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優孟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

棺文梓為槨棟楓椽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

日題湊。正義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

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

人所增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

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

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隴

竈為槨索隱曰皇覽亦說此銅麻為棺索隱曰齎

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薦以

於其暖中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塩之也

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

覽云火送之著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

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

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子孟言

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

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

困往見優子孟優子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

他境也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

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子孟則為壽

優孟

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

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

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

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

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

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

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

史記卷六十一

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令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

封之寢丘

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姑谷後有矣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四百戶以奉其祀

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

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

優旃

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

正義曰御覽反

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

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

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

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

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

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漆室於是二世笑之

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溥子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
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
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
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
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
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
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
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

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

優孟

常養帝

正義曰高祖功臣奏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
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
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其所有公田願得假
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
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
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
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
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
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

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耶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乳母罰謫譖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諸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爲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担譚亦以遷內爲是人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會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憂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

東方朔

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敎司馬門夜徵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摠領之殊六百石凡用二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練帛搭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今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

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
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
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
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
馬彪云謂無水而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
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
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
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
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
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

東方朔

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
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
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
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
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
云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榮
令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
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

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
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
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時侍郎乎傳曰天下無
害蓄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
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
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
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
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

果方朔

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

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

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

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曰在

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

櫺音歷重櫺欄楯之下有重欄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

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

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

言詔曰可已飧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

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
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
後君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
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
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
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
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東方朔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

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

入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

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竊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

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

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

親人王聞之必善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

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

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

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
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
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又待詔公車貧困飢寒
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
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
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
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
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
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
寶貴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貴玉也當其貧困時人

高古

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
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
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
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
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
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
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
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

十六

史記卷之六

十一

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王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

帝時此措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

俱五口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

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

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

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

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

曰今青州今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

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

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

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

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

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

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俗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

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

西門豹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

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

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

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

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帝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

行十餘日其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

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

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云以

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

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

十一

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正義曰巫
年三老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
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
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
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
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
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
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河
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
姬投之河中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

西門豹

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

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

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

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

筆謂以毛裝簪首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華言掛筆備

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

凡十二片樹在虛上擊之其形嚮河立待良久長老

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

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

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

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

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
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括溝渠
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
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令吾為臣，皆非西門豹
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西也，以百畝，辨獨二百
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
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
漳水，既難，以富漳。魏之河名在思，魏賦云：西門慨其前史
起，懼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
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
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
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

西門豹

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
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
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
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
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
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
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

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郎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
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
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尊德齊禮有取且格等趨
者此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
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
徒低仰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
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
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若君不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
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
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與以威察成不欺此三不欺自古傳記
先達其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
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
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
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
也當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

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涖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古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各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古候時日通名日者也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下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之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

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與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

也季王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

博士同日俱出洗沐

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

易先生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

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上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

索隱曰卜數猶術以數也百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

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

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

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田者傳

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

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

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

獵纓正襟危坐

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

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

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

索隱曰音鳥故反

司

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

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

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

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

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
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
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誇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
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
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
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
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
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
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
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曰者節

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
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
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在
音熾趨而言索隱曰熾音熾熾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
比周賓正徐廣曰賓謂之賓以求尊譽以受公奉
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
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
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

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曰者傳

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

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

其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

式其者筮之狀正其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曰謂若卜之不詳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

王八卦索隱曰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

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
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
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
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千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
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
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
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

日者傳

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
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
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
人乎憲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
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憲事定計飾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
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
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

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之知哉言不厭
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
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
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
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
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田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
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
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
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日者

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捐徐廣曰音所驅案離騷經曰懷

椒捐而要之王逸云為全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

曰捐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可見奪其捐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

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

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

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

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

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

喪其自身是絕其根本也

大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日者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小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文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

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入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亡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大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下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下或以金石或

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
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
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
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
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
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
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
室道散而無琅故推歸之至微要繫於精神也
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
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

龜策

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
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
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
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南收
百越上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
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
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
寵傾於朝廷至以上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

素有耻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
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
覺奸窮亦誅三族夫逢策定數徐廣曰逢音逢一
謂兩手執著分而
拈之故云逢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
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
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
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
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
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
曰余尚得天下
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
甲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

龜策

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

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

人道索隱曰悖音
倍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

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

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

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与
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

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
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

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

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緒

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

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上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為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蓍著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兩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捐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籊籠也蓋然火而

龜策

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

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
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
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
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
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
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
明珠致令岸枯也江海藏於蚌中蛟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蛟
蛟當為蛟龍音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
龍注音史誤也

龜象

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
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
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
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
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
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
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也索取龜置室西北隅懸
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
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
方中說嘉林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鷓鴣草無毒
中故云傳曰

救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
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諸侯
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一狐反林中者齋
戒以待讖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當蟠杆此林中也讖音巖言
求龜者齋戒以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
待恒讖然也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二宿而得由是觀之
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
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
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

龜錄

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
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
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
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
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壯類不宜殺也以往古
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
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
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
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

元龜者

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

龜策

王曰今昔壬子

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

宿在牽牛

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

正義曰漢大河

江河固期

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

拍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

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

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

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

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

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

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

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卻亟去也元王曰善

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以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杜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

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
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
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
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
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
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
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
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
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
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龜策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
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
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
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
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
恐離其處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
以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
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
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

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由

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

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
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
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
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
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
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
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
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
謂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
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

龜策

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
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
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
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耨○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
耰麻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著目得所美
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
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稟商賈不彊不得其贏
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
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
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

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續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

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

音子旋反拌音判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

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

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

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

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

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

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

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

龜策

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

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

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

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

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

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

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

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

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

法度許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

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聖人剖

其心壯士斬其所脚音衡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

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

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

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與之俱亡入於周地

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

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

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

龜注

人念其如此腸如涪湯徐廣曰涪音能一作是是人

比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

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

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

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

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

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

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

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

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

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殺喜邦家
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
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疆
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日昆吾作陶張華博物
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
桀作紂為象郎微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
也
當新務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彘為
囊囊囊益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
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
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
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晝晦

名詞策

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
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
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
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
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
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
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
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
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
謝蓋欲神
之以謝天之贊向日者
天之光明著見者也 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

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
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上
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
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
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
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
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
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
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
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

龜策

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

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

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古畫圓日月

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者善射不如雉渠逢蠅門

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唯恐沒

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逢蒙門射

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

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

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

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

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毛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

惡之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蛇

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竹外有節理中真空

即吳公也狀如蜘蛛而大黑色即吳公也狀如蜘蛛而大黑色

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問日辰不全故有孤

虛甲乙謂之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戊

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

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

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

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

劉說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

並得上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

法也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

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

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

云為屋成

欠三瓦而陳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

貞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

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

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

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

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

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

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

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

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日也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

高外下

○正義曰此等下至首
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索隱曰音魚兩反○正義曰謂兆首仰起

足開音免兆首伏也 盼開索隱曰音琴盼謂兆足歛也 首俛大索隱曰俛

五月 橫吉 首俛大正義曰俛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

卜暮昏龜之微也索隱曰微音明謂微統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

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日被龜索隱曰被音廢又音拂拂洗之

以水雞卵摩之而呪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

雞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

祖法也言人為常法 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郊東向立灼

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

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繞

之用厭不祥也 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

卵煇黃索隱曰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進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灼之以

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裏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至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顯煇焦也言以梁

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 被去玉靈之不祥玉

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

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

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徐廣曰灼鑽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

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

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

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其反

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

行一良貞

徐廣曰行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

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

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

龜美

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

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胗內外

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其病因死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

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

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

不得呈兆首仰足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繫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胗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勝有外不見

龜策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

自垂不孰足胗手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疆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

龜策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
胗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
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兩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真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龜策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
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
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
人吉請謁追三人不得三財物財物不出得漁
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胗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
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
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不吉

龜策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凶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
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
不見吉請謁追三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胗以占病不死繫者父母傷也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
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

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擣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

推案

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家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

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
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
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
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
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

龜策

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
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
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
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
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
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台聞盜來來徙官居官
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
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疹無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
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
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齊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父母傷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龜策

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
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
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
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禁而市買不得居
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父母傷
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上占病者起繫者
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
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
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
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
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
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次眾不來徙官
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
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在龜策

命曰首仰足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
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次眾來徙官不
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
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掄仰上柱上柱足足盼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

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
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靈霽
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
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
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上來者來上曰即不至未來
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
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

龜策

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
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
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
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盼以下有求得病
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上有求得
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
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龜策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
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
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
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言

此橫吉揄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

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

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卜日

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

死十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

龜策

之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辭及命召之辭義無辭重始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

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

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胗者

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

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得繫者

足胗不出開出其下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

外下也

索隱述替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不衛其足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實推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次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音亡

雞狗之聲相

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

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

無行矣

索隱曰輒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

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

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

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

故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縑徐廣曰：紵市。○索隱曰：穀音谷。唯反。穀木各皮可為紙。縑山。中紵可以為市。音盧。紵音紵。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鈔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龍門竭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竭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棊子。往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文。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藉其下有鐵。山上有銀。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

化負殖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外物賤求彼貴。賈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闕。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

五十九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与言貧而富自由无奪予也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濕

鹵徐廣曰濕音音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

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

能冠帶天下豐厚放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歛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

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相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

貨殖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

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

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其諺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

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

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

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各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二公子

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各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未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口反。務

貨值

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以傳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

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

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

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

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

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

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

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矜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

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

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

不許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正義曰括地志云即

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

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為朱公索隱曰服虔云陶令定陶也朱公以為陶天

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

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

曰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

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三言富者

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磬南財於曹

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君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七十

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匿於

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其諸侯所

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

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

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而白
疆今此及漢書言曰克皆設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
主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
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
在郊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
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
積蓄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殲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
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凡具殖

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

孔叢曰倚頓魯之第士也耕則常飢桑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千疇氏
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其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
倚氏故曰倚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其苦鹽杜
子春以為苦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
東大鹽散鹽東海葦水為鹽也○正義曰按倚氏蒲州縣也
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兩下池中鹹淡得均
即畦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
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
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
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文則著平
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
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

滴高起若塔子形。廣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塩坑，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

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僦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僦，各也。索隱曰：漢書作嬴烏氏，姓氏音支，嬴音曾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百里，僦各也。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贈物間獻

遺戎玉

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秦始皇帝

畜至用谷量馬牛。令僦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其先得丹穴。秦始皇帝

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各。正義曰：括地志云：寡

化貨殖

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涇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嘗。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

為貞婦而容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僦鄙人牧長

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

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

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

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六十四

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

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

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

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

音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卻

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

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

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

地饒庀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出銅臨邛出

鐵竹木之哭也南御滇棘棘僮西近邛笮笮馬茺

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

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奏故云縮轂也

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鮮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

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

東其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

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

日堯都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周人都河南

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

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揚平陽陳

西賈秦程。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程隰石等州北賈

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種代石北也。徐

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揚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

益衍字以下有陽平陽陳據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

於秦程北賈於種代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懷。伎

曰懷音慨。按音堅。伎音實。今以土名好氣。任俠。為

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

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其民鵝羸不均

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

化真補

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揚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索隱曰椽音遂。緣反温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北賈

趙中山。索隱曰温軹二縣各屬向中山地薄。人衆。猶

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後有沙丘

之。正義曰沙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維。一仰機

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

剽。索隱曰推即推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多美

物。徐廣曰美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蹠。徐廣

音枯。張晏曰跕蹠也。蹠音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

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浴水本名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

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

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僕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齊

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音勃教

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

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縮穢貉朝鮮真番

之利索隱曰縮者縮統其要津則上云縮者謂却背之也。正義曰番音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

小異

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田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掖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開達

多匿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

臨苗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

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鬪勇於持刺

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

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

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音則角反又音測斷反頗

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

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徐廣曰芒碭以比徐廣曰今屬巨野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

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附之浚儀。正義曰鶴溝以陶睢

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昔堯作

游成陽。如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

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

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二俗

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

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

荆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故郢都。正義曰荆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

在江陵之西也。

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

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

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

刻矜已諾。正義曰上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

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沛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

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

州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盩廬春申

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第東有海鹽之

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徐廣曰都邾縣屬江夏。正義曰九江郡都陰

首植

陵陰陵故城在濠州

定遠縣西六十五里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江南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

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

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

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少二郡南

楚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

豫章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

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是南楚也其俗大

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

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列王二十二年

言郢之徙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郢故

壽春也治也言江淮之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

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

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

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物之

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

也九疑徐廣曰山在蒼梧以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

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與江南大同

俗而揚越多焉番禺正義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城穎川南陽皆夏地

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

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嶺字。索隱曰鄭音雲。正義曰

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

為狗狗水上有關在金州海陽縣徐東南受漢江淮宛

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仗交通潁

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

鹽鹵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池固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

耕而水耨徐廣曰及溝反勝直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

也耨除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窳。索隱曰

草也。音同上。占少字也。古脚力和反果。搖。搖。疊。句。裏也。今楚越

之俗向有裏搖之語。楚越水脚足。螺。魚。蟹。民多採捕。積聚。搖

北負嶺

賈而足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地勢饒食無

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徐廣曰音紫皆窳苟且墮懶之謂

病也。索隱曰窳音庚。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

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

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

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

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

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

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

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

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

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

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甚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鶩徐廣曰鶩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

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點點音吐

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

化貨殖

連車駟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

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

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吏士舞文

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

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

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

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

六十一

素封無爵邑之謂

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封者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曰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

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

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索隱曰息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

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

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四。牛蹄角千。漢書音義

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曰百六十

七頭也。馬貴而千足羊澤中千足。韋昭曰二頭水居

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陂。漢

書作陂音同。正義曰言陂澤養角一歲收得千石魚。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樹。駟案韋昭曰樹木

千章之莪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三言任方章者。安邑

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彛云莪梓木也。可以為輅者。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

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若千畝厄菑。徐廣曰厄音支

一名紅許其花。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此其

染繒赤黃也。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

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

隱曰醴音渠略反。七十五

貨殖

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

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茲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

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酤醢醢云酒酤酤

醬千坭徐廣曰長頸嬰○索隱曰坭音閑江反將酉千飢徐廣曰大嬰缶出

貨殖

甘反漢書作僭孟康曰僭石與瓦石巽受一石故云僭石一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子皮販穀

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橐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枹積數長千

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音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林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

並如竹竿萬人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枝其軺車百

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正義曰車一乘上音遙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

云箱轆及輪兩兩兩偶之稱兩也木器髮者千枚徐廣曰髮音休漆也○正義曰頰云

以漆物謂之髮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髮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髮盤朱兩義並通銅

器千鈞徐廣曰素木鐵器若厄徐廣曰厄音料○索隱曰埤蒼云虎苦千石徐廣曰百

石駟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若弔反馬八轡音料○索隱曰埤蒼云虎

骨謂入膠一曰夜蹄小顏云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千

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
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牛千足羊羸千

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

牛蹄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

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榻案漢書音義

鹿麕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正義曰榻音古曰

薛菜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說孫叔敖云說

鮫此魚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其鮫魚與鮫魚也

反才魚也。鮫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鮑音族苟反謂雜小魚

也鮑白也然鮫鮫以斤論鮑鮑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

鮫是大好者鮫鮑是雜者也徐云鮫鮫魚也鮫並各反謂破

貨貨

石也言棗栗三千。狐聽。正義曰棗千皮羔羊棗千石

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

貸金錢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助反馬儉也駟

節物賈賤也謂估儉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二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

富賈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此亦比千乘之

家其大率也。正義曰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曰言

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

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

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

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

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

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踰駟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確澗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卬州臨卬縣其他肥人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

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卬大

喜即鐵山鼓鑄連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

書亦作滇也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

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髻之民富埒卓

氏俱居臨卬

化其殖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間暇也然其

贏得過當愈於織嗇正義曰音色也厚合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

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嗇也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

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

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

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

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架黠

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

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

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力。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

邪將止為刁氏作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儉畜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轉轂以

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

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

洛陽東西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

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

貨殖

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日比池西也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

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

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

而任氏獨空。秦粟徐廣曰空音枚楚漢相距。滎陽

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

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

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

價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

世法

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問里率故富而主上
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類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

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
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

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

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
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斥者俗說云相馬及君

子與人相斥故云斥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斥或
說度馬從橫適得一斥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

一斥練前有藍視之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
果馬光景一斥長也

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子錢反貸假

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

此皆類

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

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

大抵盡諸田田畷田蘭書家粟氏安陵杜杜氏

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

也徐廣曰異一作淑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

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

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

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

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

齋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

富為州中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索隱曰漢書相作猶

也。而桓發用之富。正義曰相發人姓名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說角者脂无角者膏也辱

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伯也。賣漿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或作細。案漢書音

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

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

十月作沸湯滷羊胃以未椒薑粉之。說暴使燥則謂之脯。故

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馬醫賈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在

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

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保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十戶

卓鄭齊名

九真疏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
火王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
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
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

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
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
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物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
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物
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
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
公欲以史為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曰
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正義曰司馬氏序云南正黎後

世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

馬氏周史佚之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

後恐或有所據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

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

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

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贏姓在同

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

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

中山。徐廣曰各言也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

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

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

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前曠其後

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前曠其後

也。正義曰五注反如溥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靳。徐廣曰一作靳索隱曰事武安君白起而少

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

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

秦記其地後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

改為里李也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

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為

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立孫印為武信君

大史公

憲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書云項羽
中印為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
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母澤並音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
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
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
括地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
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
史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文書而巳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
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
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
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
官且後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今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
之而後人不疑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喜志林云

太史公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
居公止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
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
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復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此
此文虞喜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
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史然贊及韋昭知
譚之說皆非也以相譚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
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習道論於黃子徐
曰儒材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
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也正義曰布內反顏云悖惑乃
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各法
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史記列傳下

二

省耳

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途學或有傳晉省察或有不省之耳

嘗竊觀陰

陽之術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

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為疎○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

而眾忌諱使人

拘而多所畏

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

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

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

之別。不可易也。墨者

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儉後有後墨子傳其術也

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索隱曰徧音徧徧循言難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太史公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索隱曰瞻音市豔反漢書作濬古今字異也

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傳

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是去羨也

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騷

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
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
月也及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云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
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
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
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
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太史公

尺

索隱曰自此已下韓
子之文故稱曰也

土階二筵茅茨不剪正義曰
屈蓋日

茨以茅
覆屋

采椽不刮

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擦接也
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削也食土

簋

徐廣曰一作澗駟案服
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啜土刑糲梁之食

張晏
曰一

斛粟七斛米為糲瑣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
籩也○索隱曰服虔云糲糲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正義

口顏云簋所以盛飴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
瓦器也糲粗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食脫粟之麤飴也藜

藿之羹

正義曰藜似藿而
表赤藿豆葉也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

送死桐棺三寸

正義曰以桐木
為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

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

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

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

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

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各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

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

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章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故

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

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

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

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各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

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

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兒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

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

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

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

也章昭曰馨氣者神也技射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

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夫官不治民有子曰

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

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

太史公

索隱曰迂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

江淮上會稽採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金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

括地志云石筍山一名玉筍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

東南大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墳丞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人血

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巖巖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山中又有一穴

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

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

搜採遠矣○正義曰沅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

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各鄉山在鄒縣名

庀困鄒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漢末陳

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各有山也

遷仕為郎中秦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

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古之

不得與從事正義曰故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

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

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

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太史公

周南今之洛陽。索陽曰張晏云白吹已東皆周南之地也。

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古之不得與從事。

正義曰故

鄒音鄒而改焉。

薛彭城鄒音皮鄒都薛三縣屬魯。

索隱曰鄒本音蕃案田寢魯記云靈帝未有汶南陳子偽為

鄒都皮聲相近後嶺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邵曰邾國也音皮

邛笮

邛笮

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
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
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
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
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抽徹舊
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
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

太史公

史記○正義曰按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天歷始改
遷年四十二歲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五靈罔不禋祀駟案章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封云改歷於明堂與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

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
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

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歲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豈聖人之論哉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索隱曰：僕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

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為魯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

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

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

大史公

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取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誡也。夫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

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

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

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百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補數萬非字之誤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索隱曰案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

終之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云差辭也

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日一

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

不知其義

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

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知討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義

曰顏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違犯禮義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

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類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邵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海曰：款，寬也。請，請也。請來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發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按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

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

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者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

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

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

太史公

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止紀

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

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

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

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

雅正故稱起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各成

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

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派苗裔夏桀

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曰音薛也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

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

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

昏亂既喪鄴錫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

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素隱曰豪

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嶠山軍旅之尺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

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鏞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鐘

大史公

鏞也○索隱曰鏞音巨鏞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

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

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期莖背懷天下

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

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正義曰音實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憚也不為百姓

所說○索隱曰案此替本韻則怡憚為是也宗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

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

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歆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勢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啟義

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前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

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

禮書第一

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

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

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

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

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

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傲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傲太公孫吳王子徐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

三

太史公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

不容翫忽索隱曰案忽者愆文之微也翫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翫恐衍字耳

忽正義曰翫凶逆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禾芒表也五

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符一音扶物反佛亦符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符異不同

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交爭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大初之元論之也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意不殊

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玉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用用則萬靈

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

六

維禹涉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

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

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嚳親越

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稍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

大史公

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稍呂尚之祖尚父側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借云纏結也權

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網繆也音二又反謂太公繆網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

音武虎反言呂尚網繆於幽權之番番黃髮番音波髮毛甚云番番

威勇武兒名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黃也爰饗營丘不其柯明也相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二

徐廣曰闕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

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

魯乃不昌嘉日金騰作周公世家第三

九十六 史記卷之二十一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
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
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曾禪其嘉甘棠
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且攝政二叔不鄉殺

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也周公為盟大任十

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嘉仲悔

過正義曰蔡叔度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

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

伏史公

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中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

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南子惡蒯瞶子父易

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云嘉

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

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

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君子孰稱景

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

剔音宋乃滅云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九十七

武王既崩叔宣邑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夙少子各成師也

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

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

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弼子牒之周用

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

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

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啟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

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

太史公

鼂鰓與劇索隱曰鼂音元鰓音龜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

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

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

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

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玉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駉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

楚為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

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

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
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
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
霸道作魏世家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方廢晉人宗之昭侯
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
匡周天子之賊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
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莒嘉威宣能
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太史公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
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
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
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

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疆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

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

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賈粟姬
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

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為漢宗藩茂弱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

家第二十四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休午正義曰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

太史公

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矣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

正義曰謂

華山之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

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

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
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
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伯愛矜功幾獲
干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

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二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

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

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

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

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
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
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臣父佞具奔吳作伍
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
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厭食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

太史公

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
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
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
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

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襄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打楚魏作孟嘗君列

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

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

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

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太史公

能忍詢於魏徐廣曰詭音道○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詢長子也而信威於彊

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

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

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

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

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

一

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二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

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

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曾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

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

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

太史公

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

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

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

于咳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

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
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
彭城作田儉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
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君為主計數正齊度量序律
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緹常從高祖平定諸侯

作傳蘄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蒯邑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

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

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

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

徐廣曰吳王之王由又省

厥淠王吳。遭漢初定。以填。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淠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

太史公

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

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

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

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

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

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噴職

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

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

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蒲收其二民厥聚海東以集真

藩徐廣曰一作莫葆音普寒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

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

太史公

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

於无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

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

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

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

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符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既信

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倍言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

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准

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借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

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

占龜之雜說詞甚煩無不能裁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

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

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傳
玉版以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
茂陵書丞州為工用程數其中言言工叔孫通定禮儀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
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占蓋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

太史公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家宰
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
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
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
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至於余乎欽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
細羅而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午曆差殊禮樂損益律歷改
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
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傳
玉版以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蕭何次律令韓信
為文字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
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曰工叔孫通定禮儀
用林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
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占蓋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

太史公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家宰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

細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

索隱曰案並時則午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

禮樂損益律歷改

易兵權山川鬼神

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

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軌漢書音義曰象黃帝

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幅成歸車

羣臣尊輔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

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個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相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

編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揚輝所稱事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

藝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成一家之言厥

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兼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

太史公

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左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東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

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立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

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

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

是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制

之為亦有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

之後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

十篇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二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

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刺列傳元成之間諸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勗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纂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徵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眾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

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駙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音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

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勅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二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訐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諸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良史難更然因退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此

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